聆君一對話 灼我百年思

陳新亞

人與事

書法，要變法，硬變不來；隨時更換「初體」，改易碑帖和方向，也很危險。這背後富有一段學問生活，腦子裏裝得一個大時代，正如馬一浮囑咐門生烏以風說的：「詩之外必有事焉，而能一切發之於詩，詩始可傳。」亦即，須書藝之外，亦有所事事，即閱世，讀書，體物，味道，養浩然氣，培赤子心，總之，養性情也。

對藝道的覺悟與完美追求，終歸為一個藝術家仁德精神的表現。劉一聞先生說：因為做了這件事，就想繼續把握好它，並且盡量靠近自己的理想之境。

反顧當下書壇，處處培訓，觸目皆師，但多是實用的攻略和具體技巧。聽者亦但圖一技，希於短期內迅速攻關，入展獲獎。教與學，皆難以致深遠，向高精。因書法並非一時之事，「只爭朝夕」而已。而現代化傳媒，不斷刷屏展事，令人不能坐定，急功近利，幾成自然。加之自媒體發達，書人自書自發，群讚哄抬，使個中人眾，恍恍惚惚，似乎失去寸度和準繩了。因這種信息爆炸，有價值的文章與思想，也皆被淹沒。即如筆者，亦不覺對許多信息屏蔽，即或經眼文字，也多未認真省讀；加之常年僻居山中，愈益自閉，及至得讀劉一聞與鮑賢倫先生對話，才被驚醒。慶幸之餘，回想當年的同道，許多都已走失，或自己寫不下去了。除一般生活和興趣轉移，主要問題，就我所知，恰因路子偏差，沒法持續，用功也找不着點，自個報銷了。想起來亦不免惶然，益覺借鑒前輩經驗教訓的重要性。

以上拉雜所感，其實只是就二公對話中這一個問題而言，別的內容，十分豐富，由讀者各自讀去。筆者還期待着他們的下一個對話，並企望着二位先生，將來都將其藝術歷程，學問知見，系統地各寫成一本書，料必十分可觀，大裨後學。

一回頭，筆者忽在中年。若按孫過庭「先求平正，既追險絕，復歸平正」，這麼一個認識與成長路況，是自覺不覺地處於「險絕」道塗，更前一步，當是復歸平正啦。相信前賢之言，宜茲一步先覺。成例堪鑒：如果說缶翁畢盡一生，將大篆書寫得很古很純，竟卓然一家，則其儕輩蒲華之書與畫，至今人們也無多接受他那「邋遢」樣：或還在「險絕」耽擱，未臻更高之「平正」。即或大家都一致讚賞的黃賓虹老，他的大篆，以一己偏見：也頗似在「險絕」間，尚未如其山水之爐火純青，那樣卓越凌古而新淳。這個說法，不免有些礙眼。但意思如是，謹祈劉鮑二夫子批評。 （下）

靜謐的洞爺湖

小 冰

柳絮紛飛

黃昏正在悄悄降臨，北海道洞爺湖上的陽光逐漸被霞光替代。晚霞在島嶼的那邊，很遠很遠，倒映在湖中又近在咫尺。霞光由深紅變成大紅，又從大紅變成粉紅，給湖水平添了些許朦朧美、神秘美。周遭的景致已經跟夢境差不離了。

夢境是虛幻的，被動的，而湖裏的水、島上的樹、湖上的船，以及船上的人，則是實際的、主動的。幾片很低的雲朵在小島的腰間隨風移動，使後面的景致不斷發生變化，變出不同的形狀。抬頭一隻鳥兒飛過，低頭一排微波湧來。此時如果有詩人，一首應景的詩一定就出來了，可惜我才疏學淺。

洞爺湖是一個活火山湖，不凍湖，即便在冰凍三尺的嚴冬，湖面也不結冰。湖水因十一萬年前的火山爆發形成，面積七十多平方公里，水深一百八十米。湖中最大的島嶼「中島」，是湖水形成若干年之後火山再次噴發形成的。「中島」山巒連綿，靜卧在湖中央，猶如一幅優雅的畫中畫。

踩着腳踏船，行進到湖心，偌大的湖面上，只有包括我們在內的兩艘船在慢悠悠地蕩漾。四周一片靜寂，船身輕輕地擺動，水中一抹抹搖曳的霞光。微波把五光十色的光影蕩漾開去，又蕩漾回來，流光溢彩，令人注目。

柔柔的湖波聲把四周襯托得更加寧靜，湖水和「中島」看似還處於原始狀態，島上沒有地攤、豪宅、酒店，沒有絲毫的商業行為，連觀賞亭都沒有一座。湖區人任由這青山綠水悠悠地閒着，任由野鳥把它當做棲息的天堂。風景屬於遊客，僅供觀賞。

◀北海道洞爺湖一景

資料圖片

一陣風吹來，夜色加濃，洞爺湖上的波浪由小變大。浪花把船吹得左右擺動，我不禁有點害怕。「起風了，我們還是回去吧，如果有點什麼，連叫人救命都來不及。」我說。「是啊，還是回去吧。」另有人應和道，她和我一樣膽小。在離岸不遠的地方停下來，踏實了，即便游泳也可以游到岸邊。

海景是平淡的，千篇一律的，但是山與湖相結合的景致卻是多姿多彩，趣味橫生。從海濱城市香港來到洞爺湖的人，被陶醉了，心中升起一份安寧，又冒出一份遐想，一份在繁華的大都市無從感知的遐想：這才是休閒旅行要來的地方哦！這才像度假的樣子！那種一下車就人山人海的地方，更適合辦事和趕墟。

回到岸上，沿湖濱小道走一遭，路邊有座椅，是看日出日落的地方。稀稀拉拉的遊客，有的在散步，有的坐下來吃點喝點，都是從酒店裏出來的。酒店一家連着一家，都具規模，各有特色。除了酒店，小鎮上看似沒有什麼居民，兩三家小小的超市和餐廳是為遊客開的，價格與市區超市差不離。價格合理，不影響心情，湖區人尊重自己，尊重遊客，也尊重大自然，該開發的適度開發，不該開發的堅決不開發，大自然經不起過度的折騰，或許他們認為，欣賞而不打擾才是對它最好的保護。

北海道人很安靜，周一至周四平靜地工作。一到周五的晚上，從各個崗位下班的城裏人，特別是上點年紀的人，便拖家帶口地去風景區休閒。也有年輕人去迪斯可跳舞，去酒吧喝酒，玩到很晚，離家近的，能趕上最後一班巴士就行，如果超過晚上十二點，趕不上巴士的索性住酒店好了，據說出租車在十二點之後加價，車費比房費還貴。

安靜地生活，安靜地散步，安靜地閱讀，安靜地浸泡溫泉，北海道人注重內心的平安，注重對大自然應有的尊重。洞爺湖上的美是靜謐的美。

巴金故居行

海 龍

如是我見

我跟巴金有過一點兒文字因緣。事情緣起於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我在北師大深造讀研期間。

當年我教歐美文學，常去文津街北京圖書館查找外文資料。那時內地西方文學資料非常少，文津街北圖集中收藏民國及新中國成立後大部分西文資料，成了我淘寶的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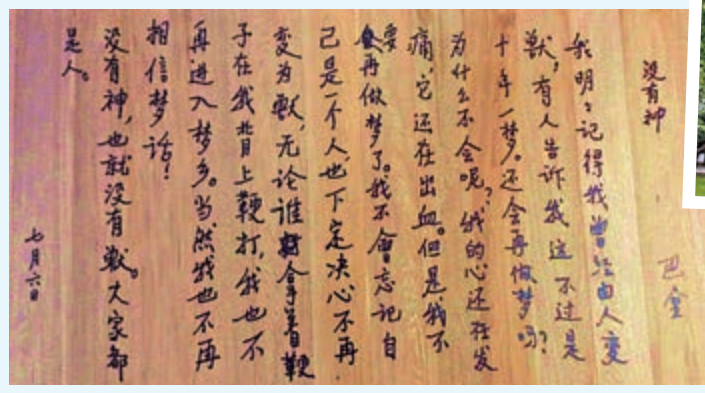
巧合的是那時我教巴爾扎克文學，在北圖書庫裏發現了一本研究巴爾扎克作品中女性角色原型的英文書《巴爾扎克一生中的女角》，如獲至寶。沒想到打開書則更讓我驚訝了：書扉頁上敲着一個長方形的印章「巴金贈書」。通過查閱史料我得知，這是當年巴金留洋時訂購的書，回國後因他不再研究西方文學而將之捐給了北圖。

這本書資料很珍貴，除了用於教學，為了讓更多人受惠，我跟何勇君翻譯出版了它。吃水不忘挖井人，為感謝巴金當年識寶並將其攜來國內捐給北圖，我將這本新書寄給了巴金先生。巴金當時很忙而且身體不好，本沒指望他會回音。沒想到幾天後就收到了巴金的親筆回信。大概巴金對自己當年的捐書在幾十年後居然能開花結果是很高興的。

後來我在上海高校經年但總沒親去拜望巴金先生。我自童年就讀他的小說，當然仰慕他。但那時候知道對他最尊敬的方式就是不去打擾。沒想到後來我赴美留學，與跟他見面的機會就永遠擦肩而過了。

幾十年了，想到跟巴金當年通信的情愫，總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在。在海外得知巴金故居已開放迎接世界各地學人和讀者拜訪參觀，非常感動。

最近一次回上海，不願意再次錯過，遂邀約我的師兄介明先生一道去巴金故居拜謁。介明兄久居滬上治法國文學，離巴金故居不遠，但先前並未去過。我一提議他便欣然，二人騎上自行車，沒多久就到了巴金的家園。



沒有神

巴金

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无論誰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

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七月六日

▲巴金故居位於上海武康路

資料圖片

◀巴金手跡 作者供圖

巴金的故居不算大，但很靜謐。夏初的上午，綠入心脾，空氣很是溫潤。我們去時尚早，還沒有參觀者。故居工作人員是志願者，非常和藹。大約他們也是巴金的讀者或粉絲，在巴金家裏，他們則更像是身邊人或陪伴者。知道巴金愛靜，他們說話聲音都輕輕的，吳儂軟語悄悄然，好像生怕打擾了寫作中的巴金。

我們看得出，故居的保安、工作人員和志願者都非常敬業且自豪。近朱者赤，他們像是沾染文豪的氣質，文質彬彬中又有些「飛鳥聞香化鳳、游魚得味成龍」的優越感。前不久海內外電視報刊剛剛報道林風眠跟巴金的友情及他贈送巴金的國畫。未及詢問，他們就驕傲地遙指壁爐一角的名作，但又矜持地禁止訪客拍照。

其實這裏不止林風眠的畫，幾乎所有一切都不准拍照。為什麼呢？看到熟悉的巴金筆跡、珍貴的巴金作品手稿、他歷年來作品的各種版本，這麼多珍貴的資料多麼值得用影像記錄和收藏！我們對嚴令禁止拍照有些不解。此刻巴金客廳一位志願者阿叔悄悄拉了一下我的衣袖，指着櫥窗裏巴金「文革」時寫的檢討文字和巴金妻子蕭珊被逼寫的「認罪書」示我答案：這裏埋藏着巴金的血淚控訴，巴金是最早提議要設立「文革」博物館的。而此類悲劇，但願只做心上的刻痕，是不宜再揭開這創痛的記憶的。

但這位富同情心的文學發燒友告訴我，雖則展室裏不能拍照，門旁有一間專門展廳有放大的巴金手跡可供照相。我找到了這幅巴金一筆一劃如刀刻斧斲（古同「斫」，意為砍削）般寫下的話《沒有神》（巴金）：

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無論誰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當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

沒有神，也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七月六日

這是控訴。看上去是字，其實是一行行血淚。

巴金故居不大，但可愛的是，正房後面是一個綠草茵茵的花園，非常安謐。房舍原來的儲藏屋現在是訪客紀念室，展覽書籍雜誌，而且可以給參觀者敲章紀念。

我去巴金故居那天正好是世界博物館日。臨別時，訪客已經填滿了故居。巴金故居毗鄰名編輯柯靈故居，柯靈是當年張愛玲的發掘者，孤島文壇時的聞人。畫家張樂平故居也在左近。都在數分鐘步行圈裏。朋友們，下次去上海，別忘了抽半天時間，可以一攬子看看這三個故居。

舊時火車過隧道

過來人

香江憶記

隨着人口分布到不同地點，九廣鐵路於一九二一年增加了何文田停車點，而原來的紅磡停車點則在同年九月十五日停用，其後更被拆卸，發展為編組站、調度場及修車廠。儘管鐵路服務日漸完善，在一九二二年遭遇罷工潮，鐵路停駛，翌年惡化，以致直通車服務也被迫中斷，此後港穗兩地的鐵路交通就分成兩截，來往兩地的乘客必須在深圳羅湖轉車，這種不便的局面一直維持了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才恢復正常。

由於列車的車頭是以燃煤方式蒸汽去驅動，家中的長輩在筆者年幼時曾經告知，當列車進入隧道之前，所有乘客都會第一時間將車廂的車窗關上，以免燃煤時所產生的煤屎飛進車廂，如果不關窗的話，當列車駛出隧道之後，乘客的臉上就會沾滿煤灰，惹人發笑。儘管日後列車改用內燃機車頭牽引，再沒有煤灰的煩惱，但老一輩港人還是習慣在進隧道前關上車窗，直至列車全面電氣化，這習慣才告終。

雖然九廣鐵路港段的運作得以恢復，但卻非一帆風順，在正常營運十一年之後的一九三八年，日軍在香港以北約十五公里破壞了一段路軌，目的是要中斷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客貨運輸幹線，令港穗之間的直通列車服務再次被打斷。

三年後的一九四一年，日軍侵佔香港，令這個小島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悲慘日子，鐵路服務雖不致全面停頓，但其服務對象已經轉向軍事用途，設備不是運到內地以供當地日軍使用，就是荒棄失修。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軍投降，香港重光，港英政府重新掌管九廣鐵路，除了對失修的設備重新修復之外，還斥資向英國軍方購買十二台Austerity級蒸汽火車頭，以替代日佔時期遭到破壞的舊車頭，這批新車頭分別於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分批抵港，令鐵路服務質素得以提升，直通車服務亦隨之恢復。

隨着科技發展，世界各地鐵路陸續轉用動力更強的內燃機火車頭，香港也不例外，向英國購買兩台柴油內燃機車頭，並於一九五五年運抵本港，行走於九廣鐵路英段上，但原來的蒸汽車頭仍然發揮它的餘熱，直至一九六二年才全面被柴油內燃機車頭取代，令香港鐵路服務進入新紀元。

由於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香港列車都只能向北行駛至羅湖，每當到了春節等大日子，香港各個火車站都擠滿候車北上的人龍，但鑒於鐵路是單軌行車，所以加班受到限制。

▲一列由蒸汽車頭牽引的火車停在當年的粉嶺站

作者供圖

上疏進言

祝 勇

故宮建築

正德初年，十三道御史聯合彈劾劉瑾，他們得到的回答就是一頓廷杖。上一本的杖三十，上兩本的杖六十，而上三本的每本各杖六十，不等完成定額，許多人就斷了氣。

右副都御史林浚沒有被嚇住，而是迎着刑杖而上，上了一道《急除權宦以御大亂疏》，直言：

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皇帝」「立皇帝」，謂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陛下姓朱，朱皇帝；劉瑾姓劉，謂劉皇帝也。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面倨之，鴻臚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某部，與某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唱，向東作揖。故謂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

此疏似一把尖刀，穩準狠地插在劉瑾的肋骨上。

那幾年正德皇帝收到的奏疏中，還有一篇奏疏更是字字見血，它出自明朝中期偉大的散文家李夢陽。

此奏把矛頭勇敢地直指「八虎」，一個也不能少。

李東陽連同劉健、謝遷，以及六部九卿，一一在上面簽名。

一切都不動聲色，卻暗藏殺機。

李夢陽大手筆，區區三百字，回顧了漢代十常侍亂政、唐代甘露之變以來宦官亂政的血腥歷史，足以讓缺心眼兒皇帝朱厚照嚇出一身白毛汗。

《明史紀事本末》寫：「疏入，上驚泣不食」。

害怕，哭泣，連飯都嚥不下去了。

無知者朱厚照，終於嘗到了畏懼的滋味。

紫禁城的夜色中，內閣的燈通夜亮着。三位顧命大臣全部值守在內閣，焦急地等待。

終於，宦官王岳派人送來一封密信。

劉健展信，眉頭驟然舒展。

上面寫着兩個字：「已定。」

劉健大叫：「好事！」

成功臨近，李東陽在默然思索。

謝遷搖頭：「皇上與『八虎』情分極深，如有一天想起他們，必然會召回他們。我們不能高興得太早了。」

劉健聽後點頭，又輔展紙張，寫一上疏，歷數「八虎」罪惡，要求皇帝將他們全部處決。

不久，他們就收到皇帝許可的回覆。

即使在最黑的夜晚，這一消息也立刻照亮了內閣大堂，每個人的臉上都泛着紅光。他們的心裏都在想着一件事：

他們終於熬出頭了。

只要過了這個夜晚，大事即可成矣。

（「內閣長夜」之六，標題為編者所加）